

楓城書訊

* 書籍影視分享 *

2026.05 | 中山女高圖書館訊 | 中山女青

文/許芸濤

《發酵》

「發酵」不僅發生在甕裡的泡菜或實驗室的試管中，

它也是一種有關於轉變的哲學：在密閉的環境裡，

經過時間的沉澱，原本平凡的物質轉化成截然不同的風味。

也可以是一種緩慢的擴散，而身在其中，

不知何時早已被改變了自身的成分。

莉莉絲，世界上第一個女人。耶和華用塵土創造了她，與亞當共同居於伊甸園中。他們來自同樣的塵土、同樣的呼吸，亞當卻要求她順服，如同順服於聖靈膏抹的理性那樣。葉落下而無聲，晨光裡浮著青草與果實的香氣，靜靜催化著莉莉絲的決心，追逐平等與自由的勇氣。即使代價是離開樂園、遭遇孤獨，仍不悔的決心。

「河」為人類歷史上首次自由意志的燃燒慢下腳步，莉莉絲披上黑夜，走向紅海。試煉在不存在的節點中結束，樂園失去了一份純真，世界聽聞了一個象徵自由與反叛的名字。耶和華差聖靈告訴她，若她堅決不回來，那麼每天將會有一百人死亡。莉莉絲仍是拒絕。於是紅海有了生死，嬰兒嚶語有了新生的喜悅，垂垂老矣的故事也著了幾分悲涼。

後來的夏娃誕生於亞當的肋骨，她沒有莉莉絲的錚錚傲骨，將自己安放在樂園中，她會凝視蝴蝶翅膀蹣跚的軌跡；與溪流交談；傾聽黃昏裡神走近的聲音。

晴空湛藍，雲在陽光繾綣中舒展、捲曲，長風貼近比遜河，卷過珍珠和紅瑪瑙；卷過生命樹與分辨善惡之樹。扶疏枝葉被陽光切割得明明暗暗，綠葉欣然地高呼；掩過了一條蛇吐信子的聲音，牠潛伏於陰影之中，沒有逼迫任何人，只是用低到恍若幻覺的聲音誘惑，似是撒旦的耳語。

「你們不一定死，因為神知道，你們喫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創世紀 3:4-5》

上帝沒有把人鑄造成自我滿足的個體，祂將我們稱為「器皿」——應當要被某種東西充滿，按照上帝的設計，人應當被神充滿，遵從來自神的話和意象。

果子夕陽般地紅，夏娃出了神，「想知道更多」的想法自晨曦中萌芽、瘋長，因著對知識的渴盼，她摘下果子，成為了第一個追問世界的人。

撒旦引誘人類依靠自我、獲得從自己而來的智慧與知識，使他們在試探中墮落，墮落到一種被稱為理性人文主義的哲學裡，顛倒了人與上帝的關係，從榮耀上帝的生命中出走，將人的努力視為生命中心。

上帝痛恨偶像崇拜，亞當與夏娃違背了誡命，被逐出了樂園，開始了漫長的漂泊旅程。

智天使把守在樂園門前，火焰之劍旋轉著，像燃燒的落日，防止他們吃下生命樹的果實，受永生永世的罪。

於是女人生產時要受苦楚；要戀慕丈夫，受丈夫管轄。男人要勞苦才得以餬口，而地會長出荊棘和蒺藜。

承載著愛與罪，自由與文明開啟了歷史。

人類一代一代地接續著學習耕種、哭泣、相愛以及爭戰，同時不停歇地尋找著，如何才能夠活出伊甸園中神起初造我們的美好樣式。

《骰聲響起——編織一場屬於你的西式幻想編年史》

文/顧庭瑜

長途跋涉的泥濘還沾在你的舊皮靴上。你在冷風中跺了跺腳，推開那扇吱呀作響的橡木酒館大門。迎面而來的除了麥酒與烤肉的溫暖香氣，還有一陣略顯生澀，甚至有些不和諧的里拉琴聲。你循著聲音望去，角落裡坐著一名半精靈女子，她那頭微卷的頭髮有些凌亂，正朝你投來一個狡黠的微笑。

「嘿，滿身風塵的旅人，與其在寒夜裡獨自發抖，不如為我稍作停留，聽我說個故事？」

吟遊詩人停下手中魔音傳腦的彈奏，微微傾身：「你是否也曾幻想過——踏上一塊抬頭就有機會看見飛龍翱翔的廣闊大陸？在危機四伏的夜色中趕路；在搖曳的油燈下研讀古老法術；在喧鬧的酒館結識生死與共的夥伴。然後，在某個寒冷的荒野裡，幾個人圍著微弱的營火，看著火光映照在彼此滿是傷痕的皮甲上。」

「我有。」她眨了眨那雙黑色的眼睛。

你也許覺得這離你很遙遠，但我打賭，你肯定看過網路上那些把人標註成「混亂邪惡」或「守序善良」的梗圖吧？你猜怎麼

著，所謂的「陣營九宮格」，正是源自於我要告訴你的世界——《龍與地下城(Dungeons & Dragons)》，那是一個十分經典的 TRPG(桌上角色扮演遊戲)，你可以將其簡稱為 DnD。在這裡，你可以像我一樣，成為一個靠著三寸不爛之舌(以及破爛琴技)走江湖的吟遊詩人。當然，你的選擇可沒有這麼貧瘠，你可以是揮舞巨劍的戰士、精通魔法的法師，或是潛伏於暗影中的盜賊。

(說著，我從腰間的皮袋裡掏出幾顆閃閃發光、形狀各異的骰子。將它們隨手擲在充滿刻痕的木桌上，發出清脆的撞擊聲。)

「看吶，這是在魔法市集花光了積蓄才買到的好東西，一顆大約要 350 台幣!咳……，我是說一枚金幣。」

接著，我從散落的骰子中，挑出來一顆特別精緻的，那是一枚二十面骰：

「這可是主宰命運的關鍵。在這裡，每一次揮劍、每一句謊言，甚至是你想跳過一個水坑，都得靠它的點數來決定成敗。

如果你對親自下場擲骰子還有些猶豫，別擔心，這個迷人的宇宙早已延伸到了各個領域。從拿下年度遊戲大獎的電玩《柏德之門 3》，到電影《龍與地下城：盜賊榮耀》，它們都能讓你無痛體驗這個奇幻世界的魅力。」

我收起桌上的骰子，重新抱起那把里拉琴，隨意地撥弄出一個（終於）優美的和弦。

「那麼，旅人，我的故事說完了，酒館的爐火也正旺。準備好創造一段屬於你自己的傳奇了嗎？別害怕未知的旅途，畢竟，最精彩的冒險，永遠都在你擲出第一顆骰子的那一刻開始。」



《發酵》

文/孔翹華

一生中，一定會或多或少遇到許多令人刻骨銘心的事情，有些事在當下可能會引起軒然大波，但卻不會被長久的記得；但有些事，看似平平無奇，沒有什麼大風大浪，不會影響生活，但卻始終縈繞在心頭，久久不能散去，就好似釀越久越香的陳年老酒，經由發酵，反而令人更難以忘懷。

對於我而言，大事在生活中處處可見——合唱比賽是大事；段考是大事；就連繳交作業也是大事。即使如此，他們都沒辦法常駐在我心頭，影響我深遠。但班排比賽結束後卻令我久久不能回神，潛移默化地影響我的行事軌跡。

我在比賽前一直很擔心自己會因比賽結束了就和許多同學斷了聯繫，沒有共同話題，從此形同陌路，甚至也不會有很多人想打球、練球，自己的球技也無法進步，就好似當最後拍完了全體大合照後，大家就各自回到應有的人生軌跡，各奔東西了，所以當時的我一直希望我們能一直站在球場上，延續這場對我而言隨時會破滅的美好夢境。

但天不遂人願，我們很快就落敗下來，這也讓我瞬間失去了

重要的一大項生活重心，就好似身在深不見底的黑暗中，四周空無一人，而我也漸漸感到不知所措。為了使自己不再那麼徬徨，我和朋友們也偏執般地努力練球，就如同比賽前那般，好似這樣便能使生活重新回到從前，回到「正軌」上。

過了好一陣子的徬徨，現在的我，站起來看，發現其實什麼都變了，但也甚麼都沒變。學姐偶爾還是會回來和我們打球，朋友們也一直都在身旁照耀著無措的我，未曾離去。

不要害怕改變，改變是必然的，唯有改變，我們才能更向前走；也正因時間的醞釀，那些在徬徨中流下的汗水、對失去的恐懼，以及偏執的練習，都在這個名為「青春」的甕裡悄悄發酵。原本以為落敗是夢境的碎裂，如今才明白，它只是換了一種更沉靜、更豐厚的方式，轉化成了我們之間的羈絆。

甕蓋掀開，我們沒有形同陌路，反而釀出了一種外人無法輕易讀懂的默契與韌性。現在的我們，依然站在球場上，雖然少了比賽的催促，卻多了份怡然自得。原來，發酵過後的風味，不是終點的那座獎盃，而是我們在不知不覺中，都成為了彼此生命裡拍拍肩膀，就能繼續並肩往前走的，更好的人。

* 純文學創作 *

文/林宥岑

把記憶發酵成酒精，揮發時就順便帶走一些過去。

生命多半是由一些太過幽微瑣碎的情感所組成，坐在海邊時我這麼想著。閒來無事的時候我會去看海，坐很久的車到達北海岸某個不知名的地方，看上數小時的浪就這麼吞掉彼此。和幾個不同的人陸陸續續來到岸旁，結局卻都是他們全都變成魚跳入了海，濺起的水花就這樣讓我淋了數年的雨。於是我還是喜歡一個人看海，不迷路的情況下便不會面對失去。

我曾擁有一台一次性底片相機，二十七張的底片乘載了約莫一年的記憶，近期將它拿去沖洗時才發覺裡面除了幾張合照多半是關於海的模樣。隨身帶著底片相機總有一種偽造文藝少女之感，顆粒的鏡頭加上濃厚的塗抹感，所有的人也都慢慢淡出在鏡頭中，惆悵的情緒交雜，因那些照片中的人多半早已沒有資格再次聯絡，不過海不一樣。無論時間如何發酵，底片如何曝光，沒人發現那最好的樣貌，在淡水、北宜、與花蓮，潮與熱。

依然記得龜山站的海，我頂著烈陽坐在防波堤上，空氣中總瀰漫著一些蒸發的味道，令人醺醺的想就這麼睡去，可還是要離

開，而日子卻也是必須在不靠海且潮濕的台北過下去的。海水就這樣一點一滴的蒸發，與你有關的所有善意與愛意，我的青春和某種尚未明瞭的綿綿細雨，都在你帶來的雨季中慢慢堆疊，發酵成了我無法碰觸的，早已揮散模糊的身影。

《黴菌釀夢》

文/陳沂芊

其實我該認清我只是一條忒修斯之船，既找不回過去十年的自我，也望不見未來十年的自己。

正如麵團與酒經歷發酵後便看不出原來的樣貌，我在歲月的流逝下也逐漸被塑造成另一種——連自己照著鏡子時也會備感疑惑的「樣態」。

但有別於麵團從原先表面粗糙到蓬鬆輕盈的轉變，以及酒歷經發酵後所擁有的酯類香氣，我的轉變並非如此地光鮮亮麗與理想；說得好聽一點也可以是「發酵」，若誠實一些的話，不過只是「發霉」而已。

我將其大部分的責任都歸咎於生不逢時。在湍急的社會中，我既無法好好地沉澱過往，亦無法靜靜地等待人生結果；在一切

知識都被囫圇吞棗地搶奪與嚥下的時代，多躊躇一步便會落後一大截。可望著一桌杯盤狼藉，我只覺得迷茫與挫折，因為從前的卻步導致如今的差距猶如鴻溝無法跨越，與其他人間相隔的不只那少少幾頁課本的內容，而是若干載年歲的流逝。

久而久之，也只有渡向絕望這一條死路。

當遙想過去，發現皆是那一點又一點雜亂無章的悲劇時，才會明白如今所承受的報應，不過是與一顆發霉的麵包相同的結局：哪怕曾經耀眼過，留在身上的仍只有黴菌的灰點，旁人也只會用此結局為你下註解與判詞，你再無法翻身。

「你跟牆角那些污點一樣。」偶爾可以聽到有個聲音這麼說，可能是囁語超脫了夢境，隨著滿溢的悲傷一同溢到了現實。不管是心底的聲音，還是外界的反應無非都這麼演示著：殘次品的歸宿唯有待在牆角被忽視，怎麼叫著、鬧著都得不到回音，眼裡霧茫茫的什麼也無法望見。

是沒有未來嗎？我只當作我本不該存在過。畢竟曾經被困在夢魘裡的那個自己，在如今仍舊在原地踱步，從未離開過。不過我想會被冠上的應當還是偏見：「貪玩、怠惰、不為他人考慮」。「何時要有所長進呢？」這次便會有了，而我的長進，就是會比任何人都還要先責問自己。

回首曾經窩著的那個角落，猶記玩得滿地泥巴，但在下一次經過時，已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彷彿未曾有過任何交集，時間的推移與韌性讓它幾近恢復如初；這麼說的話，那我與很多年前的自己，是否也已經斷了？

我想那是一場，如同潮濕腐爛的黴菌所假扮出的夢。既是惡夢，也是美夢。我成了鬱悶裡的一環，而生活則成了夢魘的代名詞，在裡面日復一日地用泥濘澆灌自己，強迫自己吞下；等到很久以後回想起來時，才知道害怕為何物。

巧似醉在了伊藤潤二那怪誕的臆想中，一輪又一輪的戲劇不停地演繹下去，直至未來某一刻的暮鼓晨鐘，方剎然而止；然後在驚醒後質問著：「而我到底昏睡了多久？」開始了心態的崩裂與重塑，亦象徵著心靈的蛻變——死亡與重生。

有時候仍會莫名地很想很想哭泣，這種情況就算走出了迷霧仍未消失，或許是因為一回頭，你會發現你根本未能離開那場噩夢；它已經烙進了你的皮膚裡，變成兩日就要隱隱作痛的舊傷。於是，你終究學會了——用黴菌去釀造一場美夢，來欺騙自己。

在很多年後，我想我會用著疲憊的眼神看著當年的那個自己，是天真，也是無知；是懵懂，也是迷茫；是知足，也是愚昧。但我仍舊會想要走到過去的那個自己面前，蹲低身軀、遮去手上的傷疤，然後輕輕地問她：「你願意，聽我傾訴那滿山遍野的悲傷嗎？」

哪怕這個世界早已定型，哪怕我的身邊早已無人，哪怕妳什麼都還不懂；但請用那尚且透徹的雙眸看向我，無須言語，而我必當無語凝噎、淚流滿面。

請記得從前從前，那個身為稚子的自己，她有著還未被這個塵寰掩去的鮮明；所以不管時間流去了多少，不論後來的妳早已發酵與過去道別，亦或發霉恍如死去，都別丟下她。

《青玉案·無題》

文江少華

商風索索蕭蕭巷，墨滿天、星羅鑲。芒屨彩鞋誰人向。

言歡情縱，知音一世，一刻夢一晌。

笑說鵲橋應不在，無故難言星亦葬。

曾言此生金蘭賞，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琅琅心弦上。

試以這首格律不拘的青澀的《青玉案》訴說短短的青澀的故事。

西風呼嘯穿過小巷，巷口寂靜的夜空鑲滿了星子。少年與少女高興地赴約，閒談甚歡，儼然互為知音。相見的時光因為如夢一般美好，而顯得短暫。聊著聊著，說起牛郎織女的故事。笑那浪漫故事的荒唐，兩人卻不知為何噤了聲，天上的星星好像隨沉默黯淡無光。曾經約好此生以摯友身分互相欣賞，可驀然回首，自己是如何地愛慕眼前人。

時事評論

《經濟正在膨脹》

文/黃翊涵

如何讓一坨麵糰發酵？我們需要適宜的酵母、溫暖的環境，靜觀其變，直至膨脹的體積將我們淹沒。不只是麵團，連我們的經濟也正在發酵，它們在寂靜中蓄積，最終改變了物質；改變了社會的結構。

我還記得在我 7 歲時，路邊麵攤的乾麵還只要 20 元，我可以 50 元就解決一餐。如今在台北地區想用 100 元以內吃上一餐都會收到旁人同情的目光，大人們總是不停地抱怨著「物價一直漲，薪水都沒漲」、「房價這麼高年輕人都不願買房結婚怎麼辦？」。這

正是近幾年大家不停爭論的「通貨膨脹」，什麼是通貨膨脹？通膨是在經濟高速發展下必然的結果，若把將近 20 年的經濟比做一坨麵團，從 2000 年開始以日本為先，各國的中央銀行陸續推出「寬鬆貨幣政策」（政府會向民眾買回債券以釋資金給銀行或市場，銀行也會降低貸款的利率增加市場供給），而持續的熱戰更為這麵團提供了溫暖的環境，在時間沉澱之後，我們只覺得這膨脹的經濟令人窒息。

而當它過度發酵，龐大的體積會壓垮所有支撐的可能，使整個經濟體系崩潰，這就是所謂的「惡性通膨」。在經濟學中有一個最近發生非常經典的案例「辛巴威幣」。在 2008 年，辛巴威因財政債務，所以瘋狂地印鈔票試圖還賬，面額從「十、百、千」甚至有「億、兆」，這類非常誇張的數字。於是就讓 10 億元的鈔票流入市場，雖然錢變多了，可實際能交易的資源並沒有增加，於是就出現了在報導上，那張民眾去買麵包卻推著幾公斤的鈔票去付錢；被世界嘲笑的照片。而在當年年底，辛巴威因通貨膨脹率已高達 $897*10^{20}\%$ （相當於物價每 25 小時翻倍一次），政府終於廢止了辛巴威幣。可那些政府官員就像是從未受到教訓般，又在接下來新頒發的貨幣犯了同樣的錯，一直到 2024 年，第六次發放貨幣以實體黃金儲備和外匯做擔保才使民眾願意再次使用本國貨幣。

隨著經濟一同發酵的是人性的貪婪，而惡性通膨展現了其中的腐敗與酸臭，體積不斷地擴張只是加劇了貧富之間的差距，漸

漸淹沒了平凡人的生活。貨幣的本質不是那張紙，而是信任。當一個國家的信用被通膨徹底燃盡，它留下的只有無盡的荒誕與廢紙。

《美伊戰爭的發酵》

文/蔡臻慧

硝煙在德黑蘭的穹頂上空盤旋了整整七十二個小時，仍未散去。昔日風光的總統府早已塌陷，最高領袖哈米尼最終被確認罹難的消息傳進了人們的耳中，伴隨著遍地的哭喊與尖叫聲。

濃縮鈾的離心機在納坦茲地下廠房裡旋轉不休，每一圈都在加劇國際社會的焦慮。美國遞上制裁，伊朗退回底線，歐洲在中間兩頭滅火——談判桌是擂台，每個人臉上都掛著得體的笑容，腳下卻不斷向前挪移。桌子被掀翻的那刻，沒有人感到驚訝，彷彿這是某種默契似的，所有人都保持著一種詭異的沉默。

那是美伊戰爭的序幕，也是戰爭開始發酵的徵兆。戰爭，這罈壯烈的苦酒，從核談判破裂的那刻便開始悄悄發酵，帶著談判破裂的酸臭味，成了難以下嚥的烈酒。

時至今日，它仍在發酵著。2026年2月28日的「咆哮雄獅行

動」只是讓人驚慌失措的前調，接著，3月2日，伊朗下令封鎖荷姆茲海峽，這抹激烈的滋味便逐漸發酵在全球上漲的油價裡。3月14日，美國再次下令轟炸伊朗，雙方僵持著，即便在4月7日，嘴裡瀰漫的苦澀終於在雙方停戰的協議下稍稍停歇，我們仍然不知道，這罈酒的尾韻究竟如何。

戰火連綿，無人能夠逃過一劫。無論是還在小學裡上課的孩子們；在體育館裡打排球的少女們；仍在救治無辜生靈的醫院人員等……。超過1500人的冤魂交織著成了再也回不來的悲劇，流淌的血水卻掩蓋了人們本該鮮活的心靈。一天、兩天、三天……，戰地的人們發不出哭喊的聲音，戰地外的人們看著逐漸膨脹的數字，早已麻木。或許這才是戰爭最可怕的影響——藉由痛苦的發酵，人們不再感受得到悲傷的情感。

戰爭仍在發酵，這罈由政治家一手釀造的酒，卻是由普通人的；你我這般的；平凡的日常，一點一滴釀造而成的。

《時間釀成的勝利》

文/黃湘涵

一罈澄澈的美酒不會是一個夜晚所釀成，一支奪冠的球隊也不是。在高手雲集的日本排球界，從低潮重返頒獎台要多久？——OSAKA BLUTEON 花了八年。

在 2025~2026 賽季的 *SV LEAGUE*（新制日本排球職業聯賽）中，*OSAKA BLUTEON* 榮獲冠軍，這是他們自 2019 年起首次在日本國內奪冠。在三局兩勝制的決賽中對上上一季冠軍 *SUNTORY SUNBIRDS OSAKA*，即使 5/15 首戰以 1:3 失利，仍在 5/16 以 3:2 扳回一城，而 5/17 的最終場，在超過一萬名球迷的屏息注目下，*OSAKA BLUTEON* 以 3:0 擊敗對手，最後以 ACE 拿下賽點的隊長西田有志也被選為本季 MVP。

OSAKA BLUTEON，在 1952 年作為企業排球隊 *Panasonic Panthers* 成立，是一支歷史悠久的隊伍。1970 年代起以穩健的球風奠定強隊的地位。在 2010 年代，外籍球員的加入及新星崛起使 *Panasonic Panthers* 陷入低潮，多次與冠軍失之交臂，為此球隊除了維持穩定，也加入新的戰術系統。而近年來隨著年輕球員及技術的純熟，加上西田有志、山本智大等世界級明星球員的加入，於 2024 年改名為 *OSAKA BLUTEON*，象徵轉型為職業球隊，從挫

敗中浴火重生。交織在笑淚間的榮耀，是球隊歷經時間與壓力的細細雕琢，一步一腳印走出來的成就。

日本推崇的「職人精神」，或許正完美體現在排球之中。一次次抵抗地心引力的滯空、奮力將身體拋出後重重倒下，只為了讓球隊得以繼續串聯與組織。每一次觸球時那份近乎執拗的細膩與真誠，不只是力量的碰撞與速度的爭搶，更是長時間累積後所展現的專注與堅持。而所謂的「發酵」，或許也是如此——在無數個平凡枯燥的日子裡反覆磨合、沉澱與等待。在那個屬於他們的日子，驀然回首才發現，那些曾經以為看不見盡頭的歲月，早已在不知不覺中釀成了如今的模樣。

人們對著金光閃閃的獎盃歡呼，但真正的決心紮根在無數個不為人知的失意的夜晚；真正的勇敢烙印在每個挑戰極限的步伐；真正的勝利發生在屢戰屢敗，卻仍因為熱愛而再次飛翔的瞬間。